

喜娃子,压轿子

成都双流区棠湖中学初2021级蛟龙1班李明睿

腊冬渐深,空气中氤氲的年 味也浓起来,四处映着惹人欢喜 的红:红灯笼,红围巾,红帽子, 还有红袜子。

故乡对红袜子似有一种独 特的钟情。极寒的隆冬,北风吹 地,干冷;大雪积地,数尺;足肤 皲裂常有发生。因此,有一双奶 奶或妈妈织的红袜子,不仅是度 过严冬的必需品,也是小伙伴们 互相"攀比"的资本。

可幼时的我不这么认为。 "我就不穿!"我甩开手中的红 袜子,嘟着通红的脸蛋,"这袜 子忒丑了!"奶奶拗不过我,只 好把自己织的红袜子换为卡 通袜子,我这才心满意足地穿 上,跟奶奶匆匆出门参加亲戚

故乡流行过年办婚礼。坐 在电瓶车上,北风把我的鼻涕都 吹干了,眼泪也在北风干涩的刺 激下淌了出来。奶奶见我这副

模样,便把她的帽子戴在我的头 上。一路上,雪已被扫开,夜里 人们放鞭炮炸出的红碎纸,在 晴日金光下熠熠生辉。远处几 个小孩儿正蹲下身捂着耳朵燃 放炮仗,"嘣!"霹雳一声雷,余响 回荡。

遥遥地, 锣锵锵, 鼓咚咚, 笛 悠悠,唢呐悠扬,一阵阵喜悦似 浪潮溢出。到了酒席,顿觉眼 花缭乱,腾龙跃舞,雄狮翻滚, 动的是红衣唐装,静的是窗花 楹联,似跳入了红色的海洋。 腊味浓厚的油香,鱼肉新鲜的 甜香,喜酒热烈的醇香,烟火余 离的灰香,我快醉倒在这片喜 庆之中。

婚礼即将开始,我连忙和几 个小伙伴爬上用龙凤雕花细细 装饰的竹轿上去"压轿子",这是 对新婚人家早生贵子、儿孙满堂 的祝愿。竹轿子被漆得通红,轿 顶缀满了绣花帷帐和各色假

花。几个抬轿子的大汉,正在一 旁抽着旱烟,看着满轿的"喜娃 子",笑得眼角的鱼尾纹在黝黑 的脸上深深皱起。很快他们便 走到花轿旁,"三二一,起!"领头 的一声令下,大红花轿腾地升起 来,我们"喜娃子"惊得大笑起 来。汉子们走一步,轿子就跟着 摇晃,活像一条扭动的大肥红鲤 鱼,似乎轿杆都快撑不住这满轿 子的福气了。一摇一晃中,终于 来到了人声鼎沸的厅堂前,人们 让出一条路来。花轿一落地,我 们便从轿子上跳下来,随后抓喜 糖,抢红包。

已有两三年未归乡。记得 上次从故乡回蓉,行李中被塞入 一双手织的卡通毛绒袜子。袜 面卡通人物的脸蛋上,涂着一点 深厚的红。我不由得嘴角上扬, 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压花轿的"喜 娃子"。

指导老师:李书凌

岁暮少年心

德阳中学高2022级19班 刘炜宸

村东头有一个花园小院,小 院内有一个小屋,小屋里住着一 位老爷爷,村里人都爱笑着说他 像个疯子,但他喜欢称自己是个 艺术家。

他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挂 满了画作,每一幅都让我震惊, 因为它们看起来,与爷爷的打扮 有些不搭。他走路一瘸一拐,站 着画画却很稳。我亲眼见过他 作画,一盘颜料,一张白纸,弹指 之间,一朵牡丹跃于纸上。爷爷 的画灵动而唯美,纸笔之间有细 碎的阳光扑面而来;似乎,你还 能感受到流动的风,触摸到阳光 下草间闪烁的朝露;甚至于在延 展的线条与浓淡相宜的色彩中, 你还能看见他纯洁、乐观的灵 魂,如秋季的碧空,如冬日的朝 阳。他的耳朵和眼睛似乎很特

别,总能在生活的嘈杂和黯淡中 感受到别样的色彩。他将理想中 晶莹剔透的生命投射在洁白的画 纸上,似乎每一幅都在诉说着一 个情节不同但主题一致的故事。

爷爷只上了三年学,因为小 时候吃错了药,他的腿再也走不 到学校。他从八岁开始画画,到 现在已有六十多年了,他自豪地 告诉我,他画画是自学的。曾为 了画好一只鹅,他养了一池鹅; 为了画好一剪梅,他种了一院的 馨香梅朵。他腿脚不方便,总是 一个人慢悠悠地走:一个人挑着 菜去卖,又一个人回来,脚步孤 独而有力,像极了他的画。他最 开心的是有人买他的画,那天他 一定会早早地走向县城,把画寄 给买家。他的箱子里有许多的 证书,翻阅这些证书时,他总是 笑得很开心,眼睛中流淌着清澈 的山泉,像一个单纯的孩子。

爷爷最喜欢梅花,因为梅花 不论命运如何打击它、压制它, 依旧开放,依旧幽香。他拿出一 幅梅花图给我看:凌风傲骨,迎 寒独自开;素雅芳香,为寒冬点 缀了色彩,优雅中不乏勇敢与强 势。从画中我仿佛看见他的影 子:一身傲骨迎朝阳,却是少年 夕阳下。

那一刻,我明白了:爷爷画 的不是梅花,而是他自己,是他 的生命。经历了挫折后,不仅坚 韧地活着,还活出了芬芳。

我要走时,爷爷递给我一张 卡片,卡片上用画的形式写着他 的名字,我举起那卡片,对着阳 光看去,名字闪着光。那一刻, 他笑了,我也笑了。

成都市金苹果公学2018级5班代鬶桐

"素晖射流濑,翠色绵森 林。"——唐 蔡希寂

习惯了城市的喧嚣,偶尔来 到这翠色流转的自然之中,不禁 慨叹,真是自由宁和的日子。

幽幽的小道,曲曲扭扭,直 伸向远方;叮咚的溪流,稀里哗 啦,直流向远方。追随梅花鹿花 瓣似的脚印,我来到小溪流所伸 向的远方,只听见水流匆匆,湍 急喧豗(huī)——是瀑布呢。 从高处洒落,似赛跑般冲刷光滑 如拭的石面,不留痕迹的滑过凹 起的石块,垂直撞在溪底,溅起 的水花荡开波纹。我呆呆地望 着,无尽的新鲜与活力从心底蔓 延。有水溅在脚边,打湿了鞋, 方才如梦一般醒来。

继续沿着曲径通幽的小路 向前,路上都是些苍翠欲滴的

树,也有嫩黄深紫的野花和婉转 动听的鸟啼。伴着这花这树这 鸟鸣,前方竟是一片开阔的草 坪。几只小鸟蹦跶着,跳来蹦 去,还欢快地叫。一片油绿中, 错杂着几朵零星的小花,点缀如 画,使我愈发喜欢这里了。

穿过草坪,走走停停,路上 依旧是花,树和啼鸣,只是多了 几声——鸭叫!好奇心驱使着 我快步向前,前方竟是绯红的一 片。是桃花,春的使者!春的的 眉不展,忽在远处发现了树洞。 确确来到了这片绿林,给她添上 躲进树洞,里面阴暗狭小空无一 了红,添上了绚丽。真美! 灿烂 物。我从行囊中拿出一盏灯来, 的美,艳红的美。桃林旁,还有 洞内便亮堂起来。我不住地向外 个澄澈的池,池上漂着几只鸭, 正嬉戏玩耍,偶尔溅起水花,还 会时不时发出快乐的鸣叫。此 情此景,恰如诗句"竹外桃花三 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往前走了一段,忽地发现几 只孔雀。一只雌孔雀经过,唰唰 唰,三只公孔雀竞相开屏,那蓝 绿色的幽深的羽毛,肆无忌惮地 绽开,头顶上的毛冠微微颤动。 它们骄傲地仰着头,迈着自信的 舞步,缓缓地踱着。我赶紧拍 照,这是孔雀的舞蹈!

晴朗的天忽地变色,几声雷 响后,天幕的乌云炸开了,纷纷 扬扬洒着雨。我没带雨伞,正愁 看,天幕很沉,鸟鸣没了,只剩下 被淋得湿透随风摇晃的花与树。

等雨停了,天边冒出彩虹, 我迈着悠闲的步子,带着笑意缓 缓踏上归途。

留下美好的回忆

金黄的落叶被风卷 起,也卷起了我对爷爷浓 浓的思念。我与爷爷的美 好回忆深深地留在了我的 脑海,我的心间。

爷爷每天放学都要来 接我,可能是他害怕错过, 每天都要提前半小时在门 口等着。我跟他说不要来 这么早,可他就是不听。 夏天他穿着白色大背心, 一边扇着扇子一边用手帕 擦着汗,在门口等着;冬天 他穿着羽绒服,手插在裤 兜里,冷得缩起了脖子。

有一年冬天,我出校 门晚了一点,我去拉爷爷 的手,早已冻得冰冷,但他 还是帮我背书包。路上他 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两个肉 松饼给我吃,还满心怜爱 地问我:"饿了没? 先垫垫 肚子,回家吃饭。"在我四 年级的时候,我告诉爷爷, 我可以自己上学下学,不 用他来接。可是每逢刮风 下雨,我都能在校门口看 见那个熟悉的身影,高大 而又坚定,像我心中的一 座山。那条上下学的路 上,全是我和爷爷的欢声 笑语。爷爷非常疼爱我, 不管干什么、去哪里,心里 都想着我。怕我饿了,就 悄悄给我钱让我去买吃 的,妈妈见了就会说爷爷, 但他不听,只是一个劲儿 地对我笑,护着我。妈妈 不在时,他还会偷偷去给 我买辣条,晚上抱着我看 电视。我们在一起的时 候,就一直笑一直笑,场面 别提有多温馨了。

今年一月,突然地,我 心中的大山倒了,爷爷永 远地离开了我们。每每想 起他的面容,我的眼泪就 止不住地滴落下来。爷爷 一辈子正直善良,开朗豁 达,他是那么那么地爱 我。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 了爷爷,我坐在他的腿上, 他那温暖的大手摸着我的 小手,爷爷慈祥地笑了,我 也笑了,想伸手去抓他,可 突然爷爷不见了,我坐的是 冰冰凉凉的椅子。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 点,遗忘才是。"爷爷虽然 不在了,但他永远在我心 里。爷爷留下的美好回忆 一直留在我的心里。

成都双流区棠湖中学初2021级13班叶诗云

跋山涉水,祖母焦急 地走过最后一座桥,终于 赶在我出生时抱我一抱, 小心地贴贴额头,祖母 笑着,估摸着我大约四 斤七两。

早产本是意外,幸好 我平安长大,免去大人许 多担心。我考到外地上 学,家人都引以为豪,祖母 知道了也笑开了花,并叮 嘱我要好好学习。我那 时真不懂事,勉强应下,转 身去玩,没有好好和祖母

拭去眼角的泪却于事 无补,干脆跑得更快—— 今早,祖母意外跌倒,昏迷 进了医院,我顾不及上补 习班匆忙赶回老家,只因 医生说她时日无多。

我急忙跑进了病房, 一大家子人围满病床,挤 进去就看到祖母含笑看着 我,声音微弱而慈祥:"幺 幺来了……莫哭莫哭,我 要去天上享福了,是好事 数人在这里挥手告别。分 情……"我胡乱抹了两把 泪,双手握住祖母苍老粗 糙的大手,拼命摇头,哽咽 着说:"不要不要,我还要 赚大钱给奶奶花……"祖 母不再说话,只是温柔地 注视着我,直到我收起眼 泪。祖母摸摸我的脸,慢 慢说着,她对我们所有人 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清楚。她最后叮嘱我说, 我是全家唯一读得书的, 家里指望我考上大学,要 好好学习 ……

后来啊,我像是抽干 了灵魂的木偶,默默地做 着我该做的事。从殡仪馆 出来,我从父亲手里接过 祖母的骨灰盒,似乎温热 的触感又激发了我的泪 水。下葬时,雷雨交加,老 天似乎也在为我的祖母哀 悼。习俗要由我来送祖 母,我将身子伏下泥地 ——祖母啊,您可还记 得?在老家通往城市的桥 上,我们曾无数次比过身 高,您一直比我矮,可我现 在头都伏在地上了,您为 什么,还是比我矮呢?

墓园连通外界的地 方,是一座桥。站在这里, 从未如此清晰地感觉到世 界的割裂。这座桥,连起 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无数 人的感情在这里沉淀,无 不清脸上的泪与雨,我再 回头望了一眼,走出这里, 心像被剜去了一般疼痛, 我踏离桥面,阳光洒落,温 暖得像祖母的目光,止息 了我无声的抽噎。在我心 中,祖母像一座引领我抚 慰我的用来缓冲的桥,她 的位置无可替代。

指导老师:李红梅